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三

豫章朱健子强

弟朱徽子美父訂

仁和門人何介石公父較

賑恤篇

歷代賑恤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民安得而聚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征三曰緩刑

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豫之容矣、二溝洫澮渠之周矣、嬰芽代儀鑒之索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

積以恤囏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
用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
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歛不售者平頒而
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
詳且豫是以歲連豐穰暵潦無侵即暵潦不爲災即
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旱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饑而
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者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
民矣安所事荒政哉不特此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
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

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古昔帝王遇災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災、

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裁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爲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興作皆爲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垂於阽危瀕於死亡爲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至其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之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故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而侯甸采衛皆有餽遺不至於穀價翔踴此弛張斂之權所以不

復究也至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
歲一不登則乞糴于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巳自敗壞
而管子輕重諸篇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上
而巳舉周官荒政一變爲斂散輕重之權又豈復有
及民之意哉至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
或阽于死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振
貸之于是賜帛粟有差武帝元光四年山東被水災
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

不足又募豪富人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冠蓋相望費以億計元鼎二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東饑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則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尼者具舉以聞已而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及還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宣帝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承租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元帝初元元年詔令郡國被害甚者毋出租賦江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

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振貸之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鴻嘉四年春詔曰數勑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

收二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巳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内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巳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

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詣吏以石㪷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葬錢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王莽時常苦枯

旱亡有平歲穀價翔貴末年盜賊群起將吏放縱于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煑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莽耻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為此言以至於亡後漢世祖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

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明帝永平中詔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章帝元和三年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廐及涼

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至是詔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已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然

○○○○○○○○○○○○○○○○

是時令有司務擇良吏而有司不改競爲苛暴侵愁

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又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因屢申飭之安帝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大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群神集而不祠繇是言

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繇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灾之郡百姓猾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正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楊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

事消息悉晉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
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
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
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
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
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
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
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嗣是桓靈朝政濁于奄豎黎垠
殘于盜賊雖有水旱未遑恤也獻帝興平元年三輔

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故帝疑賦䘏有虛乃親于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侯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欲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隨牽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晉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于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徙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毀

癘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焉蓋厄極矣北魏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饑將遷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于是令分簡尤貧者就食于山東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槖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粮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

恭惡簡集爲粥于街衢以救其困然王者不明收察郊何間甚多瘐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鋋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諸所用國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時韓麒麟陳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

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族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今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凍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繇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于路饑寒之本寔在于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

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簡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十三年春夏少雨下詔郡臣極陳損益高閭上疏曰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餓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因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斷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于百姓論

詔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年何傷于民庶也詔施行之隋文帝開皇時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東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爲之流涕不御酒肉殆將一期乃帥民就食于

洛陽救斤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于伏衛之間遇扶老携一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難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從官並進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其後山東頻年霖雨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煬帝嗣年巡幸無度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繇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

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内粮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唐太宗貞觀初畿内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元年山東

旱遣使賑恤蠲其租賦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寶贖還之赦天下上曰使豐年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自是所在有雨民大悅高宗儀鳳二年夏四月江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中宗景雲三年關中大饑米斗百錢詔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者什八九群臣多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

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東行不利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粮天子耶乃止玄宗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絶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代宗時關輔旱河東租庸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入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臣日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民人愁歎穀菽未種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義而已何以利爲

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德宗貞元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爲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䘏、恐生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也、贄退而奏曰、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于

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内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共是繇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于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心常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恤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恤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訓也夫得獸之情窮則搜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

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庶寧備慮乖方亦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循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令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師及人恐未爲允十九年大旱權德輿上陳缺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側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成則祥瑞至矣畿甸之内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

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
貸民今茲租賦及衆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
無可領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于上矣十四年
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信宗
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携上書曰國家之
有百姓如草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
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除
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
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

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定無生計乞勑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幷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責其必償也大槩漢以來始有糴貸之事其所糴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兖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

可同于他州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法孟子曰爲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亦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葢其所謂田賦者旣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于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急其上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狥私忘公

而徼幸其我蠲至于田賦之外則又未嘗他取于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歛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隋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守則有所蠲甚至三歲郊祀之赦

亦必有所蠲以爲常典蓋征歛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容而禁黠頑獲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女置諸庭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方賓服也宋之爲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

分于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

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蒲魚果蓏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饑民刼囷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治糜食之或人日給粮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隷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栰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粮給之因饑役若壓溺死者官爲埋祭壓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塲出米及薪炭

乃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其間強壯堪爲禁卒者寘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滕甫知鄆州雖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棋

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計城門一十八院減價糶責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糶限升斗或抑價適足以增其氣欿米卒不可得而平凡知臨事當有術也趙抃知越州值吳越大旱抃前期爲修令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一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人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

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月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爲給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其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忭獨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于是米商輻湊價頓減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于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

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
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
熟官爲責其償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
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
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
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
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
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
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

得無失歟豈皆公力他、如張詠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于先王救荒之法爲畧具焉神宗即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蠭蝗乘發糶便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時差官支撥粳米于永

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者支與米五升仍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司馬光以爲有損無益上疏曰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弃其丘壠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以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靡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則饑粮巳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

于無事之時不在于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illegible]不得人覩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與不急之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指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于得人莫

若謹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合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數少不能周偏者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為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棄舊業浮遊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時曾鞏建議言百姓暴露乏食廢業矣又使相率

而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其勢必不暇乎他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非有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以中戶計之壯者六人幼者四人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十餘州州以一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災害所被者半仰食者萬戶食之不徧爲不均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國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至於給授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

足致獘又況群聚而處氣久蒸薄必生疾癘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野處無蔽葢流亡者必衆是將空近塞之地而失吾戰鬬耕桑之民也戰鬬之民失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耕桑之民失異時無事邊糴不能以不貴是二者皆可深念也爲今之策下方尺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令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於

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衆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轉移執事者一切得復其常生之業是爲農民之慮者長也僅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而止而又無給授之弊無疾癘之憂民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故材舊瓦之尚可因什器衆物畜産之尚可賴者皆全而不害雖寒氣方始而人皆安居食足有樂生自重之心且今河北州軍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而已他州秋稼足望今糴粟視常價每斗增一二十錢以利農

則粟易以足惟在吾有司者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既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粮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于是崇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衰病者乏

良藥為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大醫和藥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也内侍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脉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疫狀予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夭閼其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

西各廩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内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爲八百萬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當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納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爲之衣食以振其饑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殞于戈甲斃于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

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
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
粟濟糶者賞各有差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
振之婺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
史周秘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
私善良被害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
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與宗廣安軍守
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隲漢州守臣王梅活饑民甚多
前吏部郎中馮楲亦出米以助振給與宗升一職膽

隲梅椒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糴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民七年八月湖廣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九月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簡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令簡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虞不足通融

相補正其責也淳熙八年計去歲江淛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糶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詵言米價翔踴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急務莫過于平糶乾道間淛有米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今粒食翔踴未知所屆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繇

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愈減
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
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詔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
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
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大抵至後世斂散輕
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謀禍害急迫之政一
切舉行五代至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
法又殆數等矣蓋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如移民易
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非王道也秦漢以下則以

爲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且有逐粮天子之語後至元宗溺于宴安不出長安以此論之時會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即後世所謂善政也後世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雖先王之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思其大之良規也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自各安其居而無流散之患至于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

養之而已若設糜粥策又其下者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者也雖然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以便其民雖不及先王而措置有法亦無不可且如漢載粟入關中使無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于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而委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而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

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貴四方商賈輻輳此皆近時可舉而行者大抵天下可行之法古人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而已如平糴之攷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又有廣惠廣濟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于民三倉蓋有力也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爲錢變而爲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

遂不聊生廣惠之用賣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攷焉

國朝賑卹

皇明國朝凡遇水旱災則蠲免租稅或遣官賑濟過蝗蝻生發則委官打捕皆隨時與地而異其法凡各處田禾遇有水旱災傷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太祖祖訓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亦當驗國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瘠民貧優免之特不為常例 洪武三年西安鳳翔二府饑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曰然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

多矣況今東方興作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令
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
千八百八十九石十年荆蘄災　命戶部主事趙初
乾往賑之期後　上怒曰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
吏受命不能宣上德坐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
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三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
司不以　聞有使者奏之　上謂戶部曰代天理民
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
守臣不以聞是無有愛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賑之

就逮治其官吏二十六年孝感縣言民饑有請發預備倉糧以貸之者　太祖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儲正欲備荒歛以濟民急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　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　聞著爲令　洪武初　詔鰥寡孤獨廢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科繇五年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

匹小户給三之二巳改孤老院爲養濟院著令若律而憲網申　勅爲拳拳先是　上念天下貧民以水火塟傷風化　詔京師設漏澤園天下府州縣於近城寛閑地立義塜凡民無以塟者舉塟之著于律

永樂元年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歉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宜嚴整備具則出與群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弗寧　遣使省視不絶于道如得斬民小康

朕之願也二年 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小民所供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務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此心不可爲國惜費益財散得民仁者之政三年蘇湖被水民饑求食他郡○命所在官司善加撫綏俟水退令復業無糧食種子者並官給之已 命戶部尚書夏元吉等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老稚嗷嗷饑餓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 聞元吉奏發倉郡三

十餘萬石民賴以濟五年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
不以　聞又有言兩賜將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
之民所收有十不及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
實爲食者乃亟　命發粟賑之逮其官悉寘於法仍
榜　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　聞者
必罪不宥八年　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水患
遣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視軍民疾苦賑恤謙
等尋告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乏
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亟

發倉賑之勿緩十年山東稷山等縣耆老言歲歉民
饑採蒺藜掘蒲根以食乞寬貸徵賦　命戶部遣官
賑濟其布政司及所屬郡縣官蔽不以　聞者悉械
送　京師論罪四月山西平陽翼城等郡縣民饑
遣戶部員外孫恪賑之凡十六萬九千六百餘萬給
粟三十一萬四千石有奇十一年以徐州水災乏食
有鬻男女以圖活者　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
女官爲贖還巳而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
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

不至于饑寒者、則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亦何憂水旱、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備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已不遠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令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先是成祖知京師有不能齊藥者、歎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閭門之外、徒貯何爲、命太醫院如方

制藥於京城內外散施役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

皇太子將赴　召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有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為食因為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鶉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撲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　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

仁宗初為

奏乞停今年秋税曰饑死尚及徵税耶汝往督郡縣速勘饑民户數近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及即位　洪熙元年　諭户部臣曰田土小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縣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亾歟自今一切科徭務加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　聞被災之處水旱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宣德元年青州

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粮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賑之當如拯溺救焚若待覆勘必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便民分給庶幾有濟六月河南布政司奏安陽臨漳二縣蝗上命分督有司巡視若遇蝗生須早撲滅毋貽民患先是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函驛頗有儲粮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粮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

之候秋成選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毋
拘文法責其專擅三年解州潞州奏天旱民饑多流
移他境　上覽奏惻然即　遣賑濟且　諭戶部曰
聞旱災之地頗寬弭災之要修省在朕卿亦當敬慎
勉盡乃職嘗　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
鰥寡孤獨　朝廷設養濟院意政如此近聞　京師
頗有殘疾饑寒無衣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
漫不加省其卒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方　洪熙
宣德　天順時　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恤之令數

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前法宇下徵餉賦薄開荒田不責賦盡心農穡之事老幼厭粱肉幾獨餘粮粟安堵蕃阜號稱治平　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為裝遣鬻孥者為贖還其人即空廋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為叢塚瘞焉躬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為盡力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

聞且待罪初民流奏至上於樓轎上讀之大驚曰饑死我百姓矣其柰何已得並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特用忱巡撫直隷初至蘇松屬大饑穀貴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齎金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紿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賈載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年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懷觀望只得賤糴忱復推斗醴酒謝之各賈悉大歡而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此巧行其平糴者也　成化中

陝西荆襄唐鄧商川谷綿千里饑民逋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踣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以爲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謐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

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逐焉　成化中流民復集洶洶欲行剿為亂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說具疏上　詔右副都史原傑涖其事傑馳詣鎮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　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為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闢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中洵陽地置白河縣暨西安之商縣為州而析為商陽山陽即唐縣南陽汝

州之地而析爲桐柏南召伊陽皆僑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山竹溪鄖西上津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衞其中畫旣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秉彝好德也曩劉千斤勝從之倫登必皆盜設其府建置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茲幸皇上盛德罩被臣奉命究宣一旦流民翕然歸化令誠建官設師以撫馁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犢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蒼生安枕於田畝

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畢選才以充且舉御史吳道宏以自代　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八郡民進傑右都御史尋陞南本兵未幾卒　漢南新民聞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嗣是仁政代興一遇災祲歲儉奏　聞必議賑恤照常行蠲征貶遞外有可以周一時之急者或秀民納米南雍或僧寺給度牒或筭鹽課餘引或移鈔關料課或撥附近京粮或折本處兌運或出太倉內帑或清鈌官皂薪銀贖不可殫述至　嘉靖元

年有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妨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郡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亟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扱麥熟止計用米

不過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糜賑卹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八年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弃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與

工作以聊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四月上夢黃衣者數人歷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語閣臣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爲大雨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勵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彌云十年九月 上幸西苑仁壽宮 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御史王鋐夏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饑荒巳遣戶部侍郎葉相賑

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
河南巡撫徐讚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頗紓
上曰百姓艱難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
衆皆稱其有才遂以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
陝西三邊管理賑濟　上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
民多死亡流徙故發銀三十萬兩遣官賑之欲令小
民速沾實恩龍宜亟赴任相病得無規避否吏部勘
○聞有朋比者治其罪龍疏辭　上手　詔荅以亟
往視事展布才猷副朕奉天憂民之意十八年河南

巡撫王杲言救荒如嘗救焚今河南災甚待其查勘請發文移往返動淹累旬乞先發內帑銀十萬兩遣官賑濟 詔發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 命主事王繼芳齎往併令王杲查盤回奏杲至河南復奏言河南民饑甚所在倉庫錢穀及齎去銀僅可支兩月之用來春青黃未接勢難坐視必須得銀十五萬兩有奇乃可戶部議發德州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布政司贓庫解京富戶銀并開封府河道贓罰銀八萬兩與之 詔如議 上幸承天至棗犀發行

帑銀二萬兩賑鄭鈞二州且日能活萬人否賞逮東巡撫劉璋山東巡按喬佑各銀帑仍令以禮奬勞山東參議高登僉事張丸叙遼東苑馬寺李珣以其賑濟有方全活者衆也三十二年徐邳諸州縣連被本患饑民聚刼吏不能禁是臣請給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根米遣差大臣出賑于是　命刑部侍郎吳鵬往賑之冬直隸河南山東大水吏部侍郎程文德言水災異常言者屢發持議未見歸一臣以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乎近莫不便

乎拘宜各遣行人賫　詔諭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宜凡宜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申明開納事例即于本地凡粟麥黍菽可以救饑者得輸官許直請劄授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憑黜陟即撫按守巡賢否以是稽之　報可　萬曆九年　御文華殿講訓錄畢輔臣張居正以兩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曰此地從來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宜　令

戶部支該處庫銀倉穀不足則以南京見貯銀米之贏餘者協濟之　制可十四年府水旱異常灾傷疊見在北直則眞順廣大在河南則衛輝彰德懷慶在山西則太原平陽山東則東昌青州在陝西則延安臨洮慶陽平凉鞏昌西安俱以暵告在江西則吉安贛州在福建則汀州在江南則應天寧國蘇松江北則淮安俱以澇告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尋以疏曰頃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饑民無窮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

米穀灌輸不致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迺聞所在往
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火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
他鄉是激之為變也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
法聽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於
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撥逃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
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
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有接
濟百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時給事中吳之鵬請于西

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畧曰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於缺粮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以漸而殺考之漢武太始秋旱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贖之術可想見其雄才大畧之無窮是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巳有行之者至若江南天下財賦半給於斯歲雨不絕田圩盡沒禾苗渰爛廬舍漂流若不大施蠲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若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

存留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逋之捐姸頑侵欠者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逋負之虛數民危在眉睫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過國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起運民未有能獲甦者也袁伯修策曰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陝之間食子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天子厭食公卿拊髀可甦元元者不難勝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皂囊

屢上即不能外糴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糴故今糴賑二議郎管晏持筭賈晁握籌計必出此然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攣弗變猶其名而奉行擲實也拘攣弗變奉行鮮實雖恩給時下出累歲少府金而馳之郊甸何益乎故愚竊計糴之策一善行其糴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亦二今海內重災郡邑其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枵腹孑遺救死不暇而胡於

辨此故廵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邑不肖之吏黃封
雖下白紙猶催畸零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攣於
桁楊籍嘗宁之贓恩爲潤餘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
不入撫廵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黜乎故苛征之察
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輪使至饋送充
斥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
薄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也以幽遐蔀屋悉仰內帑
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鍰急給州邑之窶
者鮮不濟矣故從　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

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者而百則賜梓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踊躍以趨者乎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蹩躠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柰何宜令耆民廉平者借里之富好施者賑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幾不暨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可衣玉不可

食有米粟乏絶之處人至抱甕以殞者即得州邑及
貲戶之賑而探金貲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貸粟則
難官司轉貸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
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小補罅隙之計大都若
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
法非不犂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塗溉澤何
濟乎故在　天子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準　祖
制毫無所增上絶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之易私
家不必濫取而蠲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旨不墮

羔羊之節以沽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爲虛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否也

時褧貞吉撫巡中州蒞任見河北諸郡及他省流寓者甚衆因命所司查勘每大口給粟三斗小口五升活二萬餘人願回籍者計程人給粟二升又移檄本郡邑計口賑之有地者量給種一時復業者三千餘口又命彰德府出銀於豐穰處糴米隨在委官煮粥日一餐人給三碗明年復行開封諸州縣所全活不可勝計大都煮

粥雖救荒下策然舉行固自有法每處之宜廣不宜隘舉之宜同不宜異令行宜嚴不宜寬食之日宜散不宜聚投之餐宜遍不宜頻是在賢守令善行之而已

